

社会学文选

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社会学文选

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0 字数210,000

1981年1月第一版

198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500

统一书号：3103·173

定 价： 0.94 元

编 者 的 话

一、在党的亲切关怀下，一九七九年三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为了适应这方面的急需，我们选编了这本《社会学文选》。

二、在这个集子里，我们力图使读者对社会学有一个轮廓的了解。因此，所选文章偏重于社会学最一般、最基础的理论，专门性的问题、社会学各个分支所包含的内容一般都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社会学的论著，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文献，但本书限于篇幅都没有收入，这一点是应该向读者特别说明的。

三、无产阶级社会学同资产阶级社会学有质的区别。但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学不能采取简单地否定的态度，而应象对待其他文化遗产一样持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发展无产阶级的社会学。收在本书的文章，既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并有几篇翻译材料，对中外的社会学及其发展作了概要的介绍，不言而喻，其观点也是各式各样的；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予以注意。

四、凡摘录和选用的文章，除在个别地方作技术性处理外，内容上没有任何改动。凡编者加的注，均予以标明。由于各篇对外国人名的译法不统一，书末附有人名索引，以供

对照。

五、本书是在复旦大学分校校长王中教授指导下，由社会学系的袁缉辉、刘炳福、庞树奇三同志选编的。在选编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研究生顾晓鸣同志的大力协助，我们深表感谢。

一九八〇年六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在上海市社会学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于光远 (1)
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	《哲学研究》评论员 (20)
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	费孝通 (26)
谈谈无产阶级社会学的内容和方法···	袁缉辉 刘炳福 (36)
甲乙丙漫谈社会学·····	顾晓鸣 (43)
布尔乔亚社会学之批判·····	李 达 (60)
社会科学与社会学·····	许德珩 (84)
环境(节录)·····	许德珩 (98)
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思想内容	
及其对旧中国的影响·····	孙本文 (119)
社会学上的基本概念·····	孙本文 (140)
社会学的起源(节录)·····	陈序经 (162)
中国解放前社会学的成长·····	〔香港〕黄绍伦 (173)
社会学(苏联《大百科全书》条目)·····	(209)
社会学(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条目)·····	(226)
社会学(日本《世界大百科辞典》条目)·····	(267)
社会之研究·····	〔英〕T·B·鲍陀摩 (284)
人名索引·····	(299)

在上海市社会学 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79年9月20日)

于光远

首先对上海市社会学学会的成立表示祝贺。我们希望社会学这门学科能够很快发展。发展社会学目前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是成立学会或研究会，因为学校系科和研究所都不是一下子能建立起来的。而且社会学这门学科门类非常多，范围也非常广，组织学会、组织研究会就可以打开局面。上海社会学学会是各省市中第一个成立起来的。我们希望很多省市也都能建立起来。

什么是社会学？概念并不是那么清楚。从我们国家的历史来看，解放前有的大学设有社会学系，专门的研究所好象没有。解放前在北平有一个社会学研究所，后来在一九四九年我们把它改造成经济研究所了。中国的社会学历史从何说起？最近《光明日报》不是发了一条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社会学座谈会的消息吗？外国人很重视。今年四月底，我们到日本去访问，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位日本的社会学家，他拿出他在日本《每日新闻》上发表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是介绍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学历史。他是从燕京大学的《人文学报》开始讲起的。他这么写当然是有根据的。不过我认为恐怕不能这么说。我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人早就研究中国的社会问

题。毛主席在一九二六年就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七年又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就是证明。我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研究社会问题，怎么制定社会政策呢？不过从学校来讲，社会学的研究确实如那位日本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们一直都在重视社会问题的研究，我们党是一直很重视社会调查的，不过我们一直不讲社会学这名称罢了。要讲也是另外一种意思，如李达同志写《社会学大纲》中的社会学，同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一个意思。解放之后，我想大概是受了苏联的影响，社会学系都停办了，人都分散了。一九五七年费孝通先生写了《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然而却不让他说话，而且，以后更进一步把社会学否定了。说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不能承认。当时我们就有一些不清楚的观点，把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社会学混为一谈。二十年后，乔木同志等几个人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曾议论过，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还是应该研究。以后到了外国一看，感性知识就更多了。去年我去南斯拉夫，出来接待的有社会学家、社会学教授。我问他们在他们国家里有多少社会学系、出版多少社会学的刊物。他说，他们也没有个具体数字，不过很多，差不多所有大学都有社会学系，还有社会学的研究机构。每个系或研究所都办刊物，所以刊物很多。问题倒不是外国有，我们也要有，而是我们要实现四化，确实要研究社会学。总之，社会学应该尽快恢复，应该建立社会学研究所，在大学里应该设立社会学系，应该办社会学的刊物。

社会学到底研究些什么呢？要一下子讲清楚也不容易。我是想从社会科学的分类讲起，可能讲得远一些，请同

志们原谅。

顾名思义，似乎社会学与社会科学很难区分。过去李达同志写《社会学大纲》，就没有对两者加以区别，这是从广义上来讲的。我们讲的社会学没有那么宽，我们成立的社会学学会的内容也没有那么宽，我们的学会不可能象社联那样，下面再设什么政治学分会，法学分会。我们现在讲的社会学只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讲的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社会科学的分类还是要从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现象来分类。我们知道生产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生产力有两个要素：人和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即使是人们古时候使用的一把石斧，它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研究生产力的科学，我们称为生产力经济学。生产关系是社会现象这不必说了。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我们称它为政治经济学。至于上层建筑，现在有争论，有的人认为只有象政治、法律那样的东西属于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并不包含在内。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讲了政治与法等上层建筑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似乎社会意识形态不包括在上层建筑之内。可是，恩格斯又讲过好些话把社会意识形态放到上层建筑里，这个问题我们不在这儿讨论。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把社会意识形态放在上层建筑里面，那么应该有个上层建筑学。如果不包括意识形态，也可以分为上层建筑学和社会意识形态学。上层建筑学中还可细分为政治学，法学。社会意识形态学也可以再分为哲学学，艺术学，道德学，宗教学，等等。恩格斯讲社会意识形态也只讲了这四种。这里要说明的是哲学与哲学学不是一回事。哲学本身并不属于社会科学。哲学学是把

哲学看作一种社会现象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如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集团就有不同的哲学。这样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不是说我们哲学系要分为两个系：哲学系和哲学学系。而是从抽象的科学分类来说的。现在哲学史里就有不少是讲社会科学，它是把哲学的思维的历史和哲学的社会现象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从抽象的科学分类来说，应该把哲学和哲学学看成两门学问。一门是哲学，是属于认识科学；一门是哲学学，是属于社会科学。我对教育学也有这样的看法。应该把理论教育科学分为两门，一门是作为教育认识现象学，一门作为教育社会现象学。前者是属于认识论范畴，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论；后者是属于社会科学。宗教与宗教学也不一样。宗教本身不是科学；宗教学是科学。艺术、道德也是这样。它本身不是科学，但艺术学，道德学是科学。这和哲学和哲学学不同，因为哲学本身它也可以是科学，它和其他三种意识形态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

说了生产，说了基础，说了上层建筑，还说了社会意识形态，这样是不是把社会现象的分类问题都说完了呢？过去有人说是，可是现在大家已经清楚，不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给人以启发，他说得很清楚：语言它既不是基础，也不是上层建筑，但它是个社会现象。这样就说明社会上的确存在着既非基础又非上层建筑的社会现象，还有没有既是基础又是上层建筑的呢？我看是有的。现在有人讨论教育是不是上层建筑。教育有传授知识的职能，这算不算上层建筑？过去有一段时间把教育只当作上层建筑，带来了很多问题，在旧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

筑是不能与新的基础相适应的，它对新的经济基础将起破坏作用。因此在新的基础建立之后，一定要把旧的上层建筑摧毁掉，建立适合于自己的新的上层建筑。教育既然是上层建筑，旧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教育，如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等就必须一概都要否定掉。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虽然教育与政治观点、哲学思想有联系，国家的教育制度、教育机构，也不能说它与上层建筑无关，但也不能把教育全然等同于上层建筑。我的意见是，只能说教育中有上层建筑，这就是教育中的哲学观点，国家和法律制度。其实也还是恩格斯说的那些。有一时期说科学也是上层建筑，但科学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在批判“四人帮”中纠正了这个错误，不过，对这个问题还是有文章可写，有些问题还可以讨论。

那么社会学究竟算一个怎样的学科呢？我认为社会学不应该和其他学科“抢生意”。政治学有政治学家在研究，经济学有经济学家在研究，法学有法学家在研究。但还有许多社会现象，这些学科是包涵不了的。还有许多社会现象或者还没有很好研究或者没有成为科学。社会学就是要研究它们。因此我给社会学下个定义就是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中心的一个科学群。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群科学，一个科学群。这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定义，严格的科学定义我们将来可以再研究，现在只是为了开展工作方便，先给它划一个范围。科学群的概念并不是社会学独有，也非历史上仅有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科学群，古代哲学就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包括在内。后来许多实证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逐渐分离出来，后来社会科学也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但是哲学是科学群的痕迹至今还到处可见。现在这种哲学与各

门科学的分离过程也还没有完成。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许多活动，严格讲起来也不是哲学的活动。现在许多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艺术哲学等都包含在哲学里面。我看这是好现象。在一门独立学科尚未成熟之前在母胎里耽一阵子有好处。至少在哲学思想方面可以得到帮助。故科学群是古已有之，也不光是社会学是如此，还有别的学科如哲学，它仍带有科学群的性质。不过社会学这一科学群与作为科学群的哲学又不一样。哲学这个科学群有一个统一点，即统一到世界观、认识论上。社会学这个科学群恐怕也有一个统一点，即统一到它们都是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去研究一个一个的社会问题上。这些问题我还没有很好研究，想提出来请大家考虑。

社会学既是个科学群，这就产生它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问题。有一次开会，乔木同志坐在我身边，给我写了个条子，说自然科学有数、理、化、天、地、生六大学科，社会科学是不是也可以提文、史、哲、经、法、社六大学科。我觉得有道理。不过我们没有再讨论下去。社会学作为六大学科之一，不知道行不行？以上是从整个社会科学的分类谈谈社会学的地位，这算是第一部分吧！

第二个部分，我想讲讲有哪些社会现象需要我们社会学来研究，在社会学这个科学群中包括些什么东西。第一个问题是包括不包括社会学的总论。刚才我们讲了社会科学的分类，有分必有总。社会科学总体的研究，我们常常认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历史唯物主义与总体研究社会还不一样。历史唯物主义应该是总体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说和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总论，不是社会学的总论。社会学的总论总是

有的，不过内容究竟应该包括哪些，我现在说不出来，我想谁也不能说出一个意见来能够得到其他社会学工作者的同意。我想这个问题可以让社会学专家们去研究。也应该去研究。研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经过了一番研究，时间长了，总会研究出一点结果来。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可以肯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总论和方法，而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社会学的研究也就应该以此为指导思想。我认为对社会学工作者来讲，应该提倡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一切社会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讲社会学要研究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但对社会发展有一定影响的那些因素的作用。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生产。我们批评了地理决定论，人口决定论，我们更批判了认为人的智慧、气质、愿望、个别英雄人物可以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些批评都是对的。但回过头来也有一个问题，地理环境、人口数量对社会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人们的智慧、气质、愿望、个别的历史人物对社会发展究竟有些什么影响。决定是一回事，影响又是一回事。在对这些影响方面，我们研究得很少，这里就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如地理环境问题，我们并不赞成地理环境决定论，但不重视、不注意地理环境问题也不行。今天我们要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道路，你不考虑地理环境行吗？我们国家处于北温带，但又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可耕地不多，这样一个不同于北美的地理环境，对于我国经济政治不能不发生重要影响。

又如人口问题，我们不赞成人口决定论。但是人口对于我们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很明显的。现在大家对人

口问题越来越重视了。过去不重视它，已经被认为是一个错误。这里包括节制生育问题，计划生育问题，也包括如何充分发挥我国人口多的优点问题，研究有关人口的实际问题就要研究人口理论问题，在这里既要解决重视人口问题的理论问题，也要解决正确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问题。

至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它既然有反作用，那我们就应该去进行研究。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座谈会，听到一个老社会学家说：愿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切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人的愿望不能得到满足而引起的。这话我不能同意，但，这句话启发我产生另外一个想法：我们应该对愿望好好研究。我想是否可以搞一个愿望学？比方说，现在就有一个普遍愿望，希望能在大城市里生活、工作。为此，上海、北京等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要求回来的人很多而又不可能解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愿望？解放初期是否如此？以后还会不会这样？我们要做好一切工作，不能不对人民群众的愿望进行科学的分析。按理说，我们共产党是最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它与群众关系最密切，可是我们科学界却没有一支队伍专门去对现在群众在想些什么，他们心理状态怎么样等问题作认真的科学研究。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有时就免不了很主观地加以判断，这样就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如果制定政策的人受到这不正确判断的影响就会定出不正确方针。同样一件事引导得好，可以比较完满解决；引导得不好，一下子就砸了锅。本来我们出身群众，对了解群众心理方面应该是最在行的，可是对这样的事现在反而不注意了，而资产阶级却反而很注意。他们现在很讲究心理学，在企业管理各方面都讲行为科学，注意做人的工作。过去我们批判劳资协调，劳资合

作，现在还是应该批判。但他们从主观上来说确实是很注意在笼络工人上下功夫。如日本强调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你打包票。这与我们铁饭碗不一样，他们是有条件的，不是吃大锅饭，他们算了一笔账，终身雇佣也不过是卅年、卅五年，但能起很大作用。再如日本工厂里很注意研究工人家庭生活。日本电视里经常出现这样一句话：“一个健康而快活的家庭是职工动力的源泉。”在大街上有时也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标语。他们抓住了群众心理。工厂里发“快活家庭奖”，让你全家都来参加。外国有的工厂还把工人的生日日期贮放在电子计算机里，到生日前一天、二天就显示出来，工厂就专门派人到工人家庭去送生日蛋糕。有些工人还以为资本家“关心”他们，其实是电子计算机关心他们。是资本家对利润的关心使他们也受到“关心”。资本家在他们的会计科目中专门有一项叫“为雇员们高兴”，他们认为花这笔钱是完全上算的。我们不同意唯心史观，但如何研究人们的心理，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最近我在学校里也讲过几次“愉快教学”，要使“教”与“学”两方面都发挥创造性。在学校里造成愉快的气氛，这可不是我的创造发明。我看了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其中就讲到：务使两性的青年，毫无例外地迅捷地，愉快地，彻底地懂得科学纯于德行，习于虔敬。使学生学得生动活泼，才能收到好的教学效果。

再如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前我们对人改造自然这一面讲得多，但对环境影响人的另一面却讲得比较少。后来才引起了对这一方面的注意，重视。关于这点应该说是资产阶级比我们注意得早。以前我们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环境问题不会发展得很严重。后来，越来越了解到，象在我们中国这样的国

家，环境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国家最后公布了《环境保护法》，人民日报社论说：我们不能光注意生产不注意生态，这是很对的。记得我在罗马尼亚看到一个环境展览会，有一幅图很有意思，是讲历史上森林与人的比例关系。开始时大片森林，人只占很少比例；现在则相反，将来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如人们烧煤，如果不研究不控制，几十年之后二氧化碳就得增加一倍，地球温度就要增高二、三度。后果如何？现在科学界有争论。一派认为这很不好；一派认为未必见得不好。这是大环境问题，是整个地球的环境问题。小的环境问题，即影响一个城市或者城市闹区的噪音，水和空气的污染问题。最近我到日本去看了一下，他们对环境污染问题确实搞得不错，听说美国还比日本好些。环境保护问题既是现代化的产物；又是现代化不足的产物。他们用不少的物质力量去改善环境。我们却拿不出这么大力量去做这样的事。日本资本主义为了赚钱，也千方百计逃避环境保护法的约束。最近我们通过了一个环境保护法，以后还要有许多具体规定，也许环境状况要好一点，但这一问题也不是全靠法律解决的，要靠大家一齐来努力。社会学就好象一个大口袋，下面还有许多小口袋，每个口袋都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研究这些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的影响，是社会学这个科学群中第一个小口袋。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是一致的，这种研究又可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补充。

第三个问题，我想讲讲社会学中还有一个小口袋，就是从人的分类来研究社会问题。比方说，社会学可以按不同年龄进行分类，去研究儿童问题、少年问题、青年问题、壮年

问题、中年问题、老年问题；还可以按性别分类去研究如妇女问题、男子问题；也可以按健康分类，研究残废人的问题、精神病人问题、白痴问题、麻风病人问题等等。从全世界讲还有种族分类、民族分类等等。不同年龄的人都有它不同的特殊问题，要做过细的研究。婴儿一生下来，婴儿的生理、心理、教育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人们受教育的过程与一次性的认识过程不一样。认识可以完成一个过程，又一个过程；而教育则是通过许多认识过程形成一个人的智慧和才能、品质、性格，形成世界观。这是一个不断地通过许多认识过程把外在的东西转化为内在的东西的过程。这一过程从小孩出生就开始了，婴儿有婴儿问题，婴儿有生理方面的问题要解决，也有心理方面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坏是决定人的一生。可是人们对这重视得很不够。到了儿童时期又有儿童时期的问题。到了少年又有少年的问题。青年与少年又不一样。现在青年问题团中央是很重视的。他们准备办个青年问题研究所。现在已成立了一个青年问题研究室，出了个内部刊物叫《青年研究》，提出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壮年也有壮年的问题，负担最重的是壮年人，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许多家务事要做。如果四十岁左右的叫壮年，五十岁左右的就是中年人。中年人身体开始衰退了，病多起来了，社会上责任压得比较重。老年人有老年人的问题。各种年龄的人的问题，其中有很多是经济问题，但也有些是非经济问题。而且各种年龄的人的问题在各个社会形态里也不一样。在日本初中毕业生很吃香，因为有些自动化发展起来以后不需要有很高的技术，初中毕业生训练一下完全做得了，年轻人又机灵，动作迅速，以后工作时间又可以